



走在鋼索上的人生賭注

陳培豐*



一、一場人生的賭注

走上學術之路，是我人生的偶然，毋庸置疑的，更是一場賭注。

在臺灣升學教育體制下的求學過程中，我每考必敗。高中畢業、大學聯考失利後，我進入臺灣私立五專就讀，念的是工業管理。退伍後，投入職場卻一連換了五份工作。直到三十多歲，厭倦了當時的工作，才毅然決然的赴日充電一年。然而，原本只是想轉換心境的決定，竟在家人的鼓勵之下，而成就了「赴日深造」的留學生涯。

由於留學決定得相當匆促，在臺灣從未學過日文的我，堅信自己無法考

*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

上日本的一流學校。然而幸運的是，在沒有壓力環伺的情形下，反倒讓我衝過難關、錄取早稻田大學。在早稻田大學求學的期間，我經常翹課，生活過得悠閒自在，但就是對求學興趣缺缺。大學期間，雖曾擔任全早稻田大學和臺灣留學生雜誌的總編輯，也曾在日本的出版社打工寫稿；但直到大學畢業前，我的住處不僅沒有書架，更找不到任何書籍的蹤影，因為我從未預想過走向學術研究一途。

大學畢業後的我，隨即便是面臨人生的抉擇。

在 1990 年代泡沫經濟極盛期，即便我已通過日本商社的就職考試，但對於是否再度進入職場上班一事卻心存猶疑。當時，出版社的上司建議我：「你如果要上班，那就回臺灣貢獻自己的國家；否則就進研究所讀書。你適合走學術之路。」上司的建議讓我心感訝異且「受寵若驚」。他分析道：「以往幫他們的寫稿者個個都是好學的人才，只有你不是。但即使如此，你都還能高談闊論，寫出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文章，這表示你具備有研究者的資質；如果好好念書，假以時日或許會有所成就。」這個建議打動了我。其原因除了「褒獎」之外，也在於我對於現實的盤算。因為，日商公司以年資評定升遷待遇，而學術研究較無年紀考量的問題。況且，若轉換跑道到學術界，或許可讓我虛擲多時的人生，找到翻轉的機會。幾番思慮後，我辭退日商工作開始進行一場人生賭注。

我放手一搏的研究對象，是我一直以來的關懷——臺灣。而我賭上的則是自己新的人生及未來。為此，我下定決心努力讀書。但在學識累積一片空白的情況下，我立刻面臨碩、博士入學考重考、碩博士論文輾轉寫了兩本的顛簸際遇。當我進入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班時，已年近四十了。

二、走在學術的鋼索上

進入研究所後，我仍經常想要翹課。但理由已不再是懶散，而是我的程度跟不上東大科班出身的精英們；每次討論時，我都如坐針氈、度「分」如年。人文科學的研究建立在史料、文獻與知識的積累之上，而這些基本要件是沒有捷徑的。對一個幾乎沒有學過歷史，對臺灣也缺乏深入了解的我，這條路必定充滿荊棘。不過，雖然「深陷囹圄」，但我仍經常安慰自己、自我鼓勵，不輕言放棄。

在學術圈我的起步確實是晚了十幾年，但只要能善用自己的優點，應該



仍有機會與年輕人一爭長短。然而，我的優勢是什麼呢？思考多年後，我認為人文科學研究既然以「人」的意識生態為主要議題，又允許複數答案，那麼這個科學的意義應該在於：如何提出一個具有價值的問題，繼而利用有效的觀點、方法或框架引導出具獨創性、說服力的見解與有溫度的詮釋。

研究過程中，知識固然重要，但問題意識、方法和觀點的確立，往往才是取決成敗的關鍵。知識可由書籍文獻上直接獲取，但方法、問題意識，獨創性、有說服力的見解或有溫度的詮釋，則是需要更多的社會歷練、觀察事物的敏銳度，再進而透過對於「人」的關懷、社會的理解方能體會而產生。

具體而言，如何在漫無邊際的資料與知識汪洋中揀選、分析，並整理出問題、答案與詮釋的脈絡，才是研究過程中最為棘手的部分。而此時「直覺」、某種 sense 正成為最關鍵的鎖鑰。直覺的來源與培養，除了社會經驗、生活閱歷之外，便是對「人」的觀察，以及不預設立場的知識好奇心。如何去發現、體察溢出自己生命經驗的種種事物，也是一門重要的課題。而我自小生長在歷史遺跡、人文資產豐富複雜的艋舺，也曾擁有眾多工作經驗，這些皆是幫助我拓展研究道途的重要資產與優勢。

況且因為年齡的關係，針對同樣的資料文獻，我往往能萃取更深層的意涵。我在臺灣雖沒有受過專業人文科學訓練，但這也意味著我不被戒嚴期間的思考框架或黨國知識體系所左右。知識有時是用來建構方法，有了方法後你才不會被資料駕馭，而能夠合理的運用知識為你說話。而知識往往必須配合人生經驗或 sense 才能被活化，避免資料瑣碎而缺乏系統組織的缺點。在人文科學研究中，方法有時比知識來得重要。

我認為走上學術之路的動機是否純粹或者高尚皆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必須為自己所選擇的人生負責。在臺灣我讀工管，在早稻田大學時我就讀社會學，碩士班則進入日本語日本文化科。我的求學過程並非平坦順遂，在臺灣研究這個學術領域上，我也沒有豐碩的學識背景可作依靠，因此在研究路途上，我只能如走鋼索般謹慎且精準的尋找新問題及方法，步步為營；而唯有將高齡、空白、混雜等劣勢轉化為我的「優勢」，我才不會從鋼索上掉落下來。

三、以跨界和「臺灣的」方法研究臺灣

在博士班修課的過程中，我在指導教授若林正丈先生的指引下，慢慢體

會什麼是研究、什麼是方法。我認為有關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的研究，不能只是一成不變的套用西方的理論。因為，作為一個殖民地，臺灣具有其特殊性，擁有和其他殖民地不能完全類比的地方。不同於歐美的殖民統治是以信仰基督教為主的白色人種，去統治位於遠方的非基督教信仰之有色人種，支配臺灣的日本卻是東亞域內的國家；其不但同為黃色人種，且與被支配者共有許多文化遺產——如儒教、漢詩文、五聲音階、五七節奏甚至歷史人物。因此，相對於歐美的殖民地統治，必須在明顯的文化「差異」中起步；臺灣的殖民統治卻是在相對「類似」的文化氛圍中運作。若完全套用西方的想法或理論，將無法觀察到臺灣歷史的這些特質。

如同我在兩本碩士論文中，接連以社會進化有機體論與國體論的觀點，談論臺灣的殖民同化國語教育般，我認為臺灣的殖民統治史，應該放在日本近代史的座標上來審視。若沒有「跨界」的視野，未把日本一同放進思考框架中進行解析，臺灣的近代史將出現平面、單調而失焦的缺憾。

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。所以只要你做得好、做得適當，你的研究必然會回歸到當下臺灣的現況——一個具有某種主體性的臺灣。所以不要過度被「愛臺灣／中國」的使命感給「綁架」，就放手去做、大膽去做。讓不預設立場的知識好奇心引導著你，這樣反而能激盪出有說服力的研究。

一如初衷，最近我希望藉由聲音——流行歌謠——切入臺灣的社會文化研究史。由於歷經重層殖民，在臺語的書寫表記始終難以確定、穩固的文化情境下，聲音應該是長期以來臺灣庶民表達自我處境、情感最為直接的媒介。以歌謠作為取徑所觀察到的，應該會是一個具有社會人文溫度的臺灣。

歌謠研究或許是我放手一搏之最後一局了。在期待這一局也能有驚無險的同時，我也希望能和大家，特別是年輕學者們分享自己這一路走來的學術經驗。而這段走鋼索的歷程，或許能作為年輕學者們重新思考自己人生和研究之路的參考。